

>> 名人笔丛书 <<

MINGREN BICONGSHU

鲁迅等 著 曾煜等 编



聊侃鬼与神

liao kan gui yu shen

100位名人看世界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名人笔丛书

MINGRENBICONGSHU

鲁迅等 著 曾焜等 编



聊侃鬼与神

liao kan gui yu shen

100位名人看世界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侃鬼与神/鲁迅等著;曾煜等编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7.6(2009.6重印)

(名人笔丛书)

ISBN 978—7—206—02897—7

I. 聊… II. ①鲁…②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9307 号

聊侃鬼与神

编 著:曾 煜

责任编辑:孙建军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电 话:0431—5649710

印 刷: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16.5 字 数:175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—7—206—02897—7

版 次:2009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: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，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篇名作，妙笔精华汇为一帙。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，下至蚊蝇之微，举凡名人的涉笔成趣之作，诸如写山水名胜、宠物雅品、读书之乐、名人趣事、烟酒茶食、鬼鬼神神、幽默调侃之精品，尽收其中，其可谓：篇篇绝妙好辞，字字玃珠华美！

●人有我有，人无我有。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家大作、妙笔精华，收罗最广，编选最精。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，一些文名不让鲁迅、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，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。

●体例得当，规模宏大。首推八卷，编排新奇，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右，既精致又雅重，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。

可枕畔夜读，闲暇翻看；可馈赠亲朋，高雅庄重；可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代；可养性怡情，提高品位。

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，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首往事的怀旧情绪。

本丛书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，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。是精品，更是经典。

《名人笔》丛书八卷共收有 100 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篇散文。其中主要的名作家有：

鲁 迅	林语堂	朱自清	梁启超	张爱玲	李健吾
贾平凹	李大钊	老 舍	方令孺	端木蕻良	
陈独秀	徐懋庸	徐蔚南	周作人	海 戈	叶圣陶
杨 朔	胡 适	周楞伽	许钦文	秦 牧	陈西滢
储安平	柯 灵	徐志摩	廖沫沙	周犁庵	丰子恺
茅 盾	俞平伯	钱歌川	郑振铎	郁达夫	臧克家
刘白羽	梁实秋	许地山	陈子展	沈从文	文载道
谢冰莹	碧 野	庐 隐	曹聚仁	吴伯萧	郭沫若
夏丏尊	施蛰存	李广田	沙 汀	钱钟书	刘海粟
冰 心	聂绀弩	王礼锡	秋 翁	文洁若	梁遇春
陈从周	周瘦鹃	沈启无	柳无忌	朱 湘	罗念生
钟敬文	孙 犁	陈衡哲	缪崇群	章克标	林 庚
苏雪林	林徽音	邵洵美	吴组缃	靳 以	赵景深
吴秋山	马子华	阿 英	张秀亚	唐 弢	王任叔
夏 衍	吴 晗	苏 青	王了一	徐 讷	谢六逸
王鲁彦	陈西滢	叶灵凤	台静农	祝秀侠	马国亮
陆侃如	潘序祖	老 向			

1.《且说中国人》

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、胡适、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

的杂感、随笔和杂文,从不同角度和层面,抨击中国人的弱点,揭示中国人性格,描画中国人形象,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。文笔或庄重,或辛辣,或委婉,或幽默,或庄谐杂出,或沉痛评说,千姿百态中,却皆显现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……

2.《幽默人生语》

幽默是智慧的象征,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。中国现代散文史,曾出现一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,他们多以生花妙笔,笑说人间百态,从种种人生情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,词采风趣,读之令人忘忧,令人喷饭,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,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不可言的境界!

3.《雪夜话读书》

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。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近百篇美文,看他们谈读书札记,读书的习惯、方法与乐趣;爱书、买书、卖书乃至晒书、焚书的苦乐;书林、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轶闻趣事,从书里到书外,娓娓述说中,包含有人间百态,人生甘苦。

4.《山水名胜游》

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,听风景不如读风景。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家,足迹遍布海内外,一生好入名山游,乘兴游尽之后,复以生花生色之笔,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,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,亦足不出户而能遍游天下,一举两得,美不胜收。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,读这类游记,比亲游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5.《烟酒茶食趣》

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，不论伟人平民都难以割舍。本书作者皆为文人名人，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，且比常人更能品尝、体味出其中之味之趣。看他们谈烟之趣，酒之味，茶之品，食之美，人生之乐，尽在其中，不是神仙，胜似神仙！

6.《宠物雅品迷》

玩物养性，品赏寄情，都是名士风流。本书的几十篇美文妙文，谈花鸟虫鱼，古玩字画，儿时玩具，乡间野趣，字字有味，笔笔有情。且品味高雅，见识超俗，读之令人留连忘返，不知老之将至！

7.《名人轶事录》

近现代中国风云际会，涌现出多少文化名人、怪人和狂人，留下多少千古风流轶事。本书中的几十位作者，亦是那时代的风流人物，各以其亲历亲睹，趣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名人的轶事奇事。龚自珍的好色，辜鸿铭的辫子，弘一法师的出家，徐志摩的奇死……，五光十色，林林总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它是野史，是笔记，是史海钩沉，更是记人记事的散文精品。

8.《聊侃鬼与神》

人间本无鬼，但为何古往今来人多乐谈之？本书中的文化名人，生在现代，懂得科学，明知无鬼，却乐于谈鬼说神，此无它，不过借鬼神以谈人生，以谈文化，在对鬼神的叙说中透出是浓浓的人间情怀。几十篇小品文章，皆属妙笔生花的“姑妄言之”，我们正乐得权把它当作美文欣赏，“姑妄读之”，皆大欢喜！

目 录

送灶日漫笔	鲁 迅(1)
捣鬼心传	鲁 迅(3)
谈鬼论	周作人(5)
说鬼	周作人(11)
鬼的生长	周作人(14)
无鬼论	周作人(17)
鬼念佛	周作人(19)
我们的敌人	周作人(21)
从拜神到无神	胡 适(23)
鬼话连篇有序	李金发(30)
谈鬼者的哀悲	陈子展(34)
鬼赞	许地山(36)
说鬼	林 庚(38)
鬼的生活	曹聚仁(39)
鬼的箭垛	曹聚仁(42)
谈迷信之类	茅 盾(45)
谈鬼	汪霞庵(47)



谈鬼	曙 山(50)
鬼话	施蛰存(53)
鬼与狐	老 舍(56)
白昼见鬼	
——半间楼闲话	薰 宇(58)
迷信	
——瓮牖剩墨之八	王了一(60)
鬼学丛谈	种 因(65)
拾翠簪鬼话	何芳洲(70)
我为什么要谈鬼	赛季常(73)
谈鬼篇	周黎庵(77)
神的灭亡	靳 以(80)
从神案前站起来	蓝 翎(81)
漫谈鬼神观念的枷锁	秦 牧(85)
人和鬼	吴 晗(88)
再谈人和鬼	吴 晗(91)
神·鬼·人	
——戏场偶拾	柯 灵(93)
有鬼无害论	廖沫沙(100)
话中有鬼	朱自清(102)
怕鬼的“雅谑”	廖沫沙(105)
略谈鬼故事	曾 迭(107)
鬼故事	邵洵美(111)
说神	陈白尘(115)



话鬼	陈白尘(117)
无常	鲁 迅(119)
女吊	鲁 迅(124)
司饭之神	予 且(129)
土地和灶君	唐 弢(131)
谈狐仙	唐 弢(132)
中国的神统	金克木(133)
元帅菩萨	丰子恺(135)
花木的神话	周瘦鹃(137)
花煞	周作人(139)
疟鬼	周作人(143)
美丽的吊死鬼	许钦文(144)
水母	汪曾祺(146)
鬼	梁实秋(150)
北国观鬼记	林 乃(153)
鬼与女性	马子华(155)
谈闹鬼	王正心(160)
鬼兵	欧劲锋(163)
孤魂野鬼	袁八郎(167)
鬼	曹孟父(173)
闹鬼的屋子	一 文(181)
手的消失	林徽音(184)
如是我闻	毕树棠(186)
邻家的鬼	章克标(195)





鬼之种种	灵 丝(197)
上海鬼语	徐蔚南(199)
乡人说鬼	老 向(202)
德国老教授谈鬼	陈 铨(205)
一篇传遍欧洲的鬼故事	赵景深(213)
闻鬼	邵洵美(216)
一个女人	陆隐我(220)
邪乎	秦 臻(223)
蕉窗谈鬼	孟 岩(227)
小站	陈 绵(230)
刘青园《常谈》	周作人(234)
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	梁实秋(238)
画鬼	丰子恺(240)
鬼趣图	唐 弢(246)
论《封神榜》	聂绀弩(247)
鬼趣图和它的题跋	黄苗子(250)



送灶日漫笔

鲁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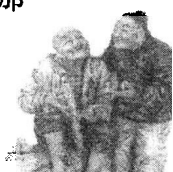
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，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，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，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，否则，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霉。

灶君升天的那日，街上还卖着一种糖，有柑子那么大小，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，然而扁的，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。那就是所谓“胶牙饧”了。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，粘住他的牙，使他不能调嘴学舌，对玉帝说坏话。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，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，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，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。

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，尤其是请吃饭。那自然是无足怪的，的确不大好听。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，饭局那么多，莫非都在食蛤蜊，谈风月，“酒酣耳热而歌呜呜”么？不尽然的，的确也有许多公论。从这些地方播种，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，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。但我的意见，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。人非木石，岂能一味谈理，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，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。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。何谓情面？明朝就有人解释过，曰：“情面者，面情之谓也。”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。在现今的世上，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，本来是一种梦想；即使是饭后的公评，酒后的宏议，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。然而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，却一定上当，——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，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，使人们不得不虚假，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。



聊侃鬼与神



记得好几年前，是“兵谏”之后，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：他们哪里是会议呢，在酒席上，在赌桌上，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。他就是受了“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”之骗的一个，所以永远是愤然，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，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，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。

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，却是的确也有的，要不然，中国自然还要坏。有些会议，从午后二时起，讨论问题，研究章程，此问彼难，风起云涌，一直到七八点，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，脾气愈大了，议论愈纠纷了，章程愈渺茫了，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，但终于一哄而散，无结果。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，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，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，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，毫不瞅睬，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，宣言也——连草稿都没有。

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，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，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；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，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，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。我不过说，发议论和请吃饭，现在还是有关系的；请吃饭之于发议论，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；虽然，这也是人情之常，无足深怪的。

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，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，时候不要开得太长，倘若时候已晚了，那么，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。这么一办，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，容易得收场。

胶牙觥的强硬办法，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，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。倘是活人，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，使他自己不开口，却不是胶住他。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，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，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，但说起来也奇怪，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，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。

2 道士们的对付“三尸神”，可是更利害了。我也没有做过道士，详细是不知道的，但据“耳食之言”，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，到有一日，便乘人熟睡时，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。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，



《封神传演义》常说的“三尸神暴躁，七窍生烟”的三尸神，也就是这东西。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，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，只要这一日不睡觉，他便无隙可乘，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。连胶牙饧都没得吃，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，值得同情。

三尸神不上天，罪状都放在肚子里；灶君虽上天，满嘴是糖，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通，又下来了。对于下界的情形，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，一点也不知道，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，天下太平。

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。

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；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，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。至于对人，那自然是不同的了，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，只是不肯说；你一说，据说你就是鄙视了他了。诚然，自以为看穿了的话，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。

捣鬼心传

鲁迅

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，鬼鬼祟祟的脾气，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，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。于是怪胎畸形，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，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。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，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，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。固然，人有怪胎，也有畸形，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，他无论怎么怪，怎么畸，总有一个限制：孪儿可以连背，连腹，连臀，连肋，或竟骈头，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；形可以骈拇，枝指，缺肢，多乳，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，好像“买两送一”的买卖。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。



但是，人的捣鬼，虽胜于天，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。因为捣鬼精义，在切忌发挥，亦即必须含蓄。盖一加发挥，能使所捣之鬼分明，同时也生限制，故不如含蓄之深远，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。“有一利必有一弊”，我之所谓“有限”者以此。

清朝人的笔记里，常说罗两峰的《鬼趣图》，真写得鬼气拂拂；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，却不过一个奇瘦，一个矮胖，一个臃肿的模样，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，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。小说上的描摹鬼相，虽然竭力，也都不足以惊人，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，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。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，纵使苦心经营，要它凶恶，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，现在使它浑沌得莫名其妙，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。然而其“弊”也，是印象的模糊。不过较之写些“青面獠牙”，“口鼻流血”的笨伯，自然聪明得远。

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，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。古来尽多坏人，十条不过如此，想引入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。骆宾王作《讨武曌檄》，那“入宫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，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”这几句，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，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，不过微微一笑。是的，如此而已，又怎么样呢？声罪致讨的明文，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，因为一是分明，一是莫测的。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，只是攒眉摇头，连称“坏极坏极”，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，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。“狂飙文豪”高长虹攻击我时，说道劣迹多端，倘一发表，便即身败名裂，而终于并不发表，是深得捣鬼正脉的；但也竟无大效者，则与广泛俱来的“模糊”之弊为之也。

明白了这两例，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，在告诉大家以有法，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。因为一说出，即有言，一有言，便可与行相对照，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。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，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——饥荒时生病，打仗时做诗，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，但在莫明其妙中，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——然而其“弊”也，却还是照



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,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。

捣鬼有术,也有效,然而有限,所以以此成大事者,古来无有。

谈鬼论

周作人

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,有一联云,街头终日听谈鬼,窗下通年学画蛇。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,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,却来谈鬼的故事,岂非没落之尤乎。这话说得似乎也有几分道理,可是也不能算对。盖诗原非招供,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,滑稽之言,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。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,所谓蛇者或者乃是蛇足,都可以讲得过去,若——如字直说,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十字街头听《聊斋》,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窗下临《十七帖》,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。据《东坡事类》卷十三神类引《癸辛杂志》序云:

“坡翁喜客谈,其不能者强之说鬼,或辞无有,则曰:姑妄言之。闻者绝倒。”说者以为东坡晚年厌闻时事,强人说鬼,以鬼自晦者也。东坡的这件故事很有意思,是否以鬼自晦,觉得也颇强说,但是我并无此意则是自己最为清楚的。虽然打油诗的未必即是东坡客之所说,虽然我亦未必如东坡之厌闻时事,但假如问是不是究竟喜欢听人说鬼呢,那么我答应说,是的。人家如要骂我应该从现在骂起,因为我是明白的说出了,以前关于打油诗的话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诗句之故也。

话虽如此,其实我是与鬼不大有什么情分的。辽阳刘青园著《常谈》卷一中有一则云:

“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,士绅亦尝及之。唯余风尘斯世未

32

聊侃鬼与神



能一见，殊不可解。或因才不足以为恶，故无鬼物侵袭，德不足以为善，亦无神灵呵护。平庸坦率，无所短长，眼界固宜如此。”

金陵李登斋著《常谈丛录》卷六有‘性不见鬼’一则云：

“余生平未尝见鬼形，亦未尝闻鬼声，殆气稟不近于阴耶。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生家祠堂内，两室相对，晨起某蹇然曰，昨夜鬼叫呜呜不已，声长而亮，甚可畏。余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，某曰，略不似人声，焉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，必鬼也。余终不信。越数日余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歿。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也。然余与同堂隔室宿，殊不闻也。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，李玉渔庶子传熊故居也，相传其中多鬼，余尝馆寓于此，绝无所闻见。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，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，声在壁后呀呷不已，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。听之果有声，拥被起坐，静察之，非虫非鸟，确是鬼鸣。然余亦与之同堂隔室宿，竟寂然不闻，询诸生徒六七人，悉无闻者，用是亦不深信。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，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，或如人行步声，器物门壁震响声，无夕不有，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。然予居此两载，迄无闻见，且连年夏中俱病甚，恒不安寐，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，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，乃复归室，其时旁无一人，亦竟毫无影响。诸小说家所称鬼物虽同地同时而闻见各异者甚多，岂不有所以异者耶。若予之强顽，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。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的然也。”

李书有道光十八年序，刘书记有道光十八年事，盖时代相同，书名又均称常谈，其不见鬼的性格也相似，可谓巧合。余生也晚，晚于刘李二君总将一百年吧，而秉性愚拙，不能活见鬼，因得附骥尾而成鼎足，殊为光荣之至。小时候读《聊斋》等志异书，特别是《夜谈随录》的影响最大，后来脑子里永远留下了一块恐怖的黑影，但是我是相信神灭论的，也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，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说是完全无缘的了。——听说十王殿上有一块匾，文曰：“你也来了！”这个我想是对那怙恶不悛的人说的。

